

# 美国高等教育

(美) 德里克·博克 著

乔佳义 编译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 美国高等教育

(美) 德里克·博克著

乔佳义 编译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208号**

**美国高等教育**

(美)德里克·博克著

乔佳义 编译

•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花园村)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科教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625字数,118千

199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81014-578-9/G·473

定价,3.00元

## 内 容 简 介

《美国高等教育》一书的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本书以美国名牌大学为主，同时涉及到其它高等院校，全面而又有重点地讨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状况。本书从培养学生，提高教育质量的角度出发，探讨高等学校如何进行教育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写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分析了美国大学自治和竞争两个特点，并指出其优缺点。第二章写本科教育。涉及课程设置，文科教育的发展变化，文科教育的目标和今后的发展方向。第三章写专业研究生院。这是美国高等教育的精华。作者在本章以法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为例，指出了职业、学生、社会诸因素对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影响。着重分析了教学与研究的关系，师资培养和专业教育目前忽略的几个问题。最后讨论了如何评价专业研究生院。第四章写高等教育的新发展，讨论了职业继续教育和公职教育以及电子计算机给高等教育带来的革命性影响。第五章写高等教育改革的前景。本章指出了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并且从竞争、社会压力、教师和行政领导的作用几方面探讨了教育改革的过程。

## 序

四分之一多世纪前，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开始任教。那时，许多事情出乎我意料之外。其一，学生们对我的教学工作很支持。当时我教劳工法，时间安排在每星期五和星期六上午九时。虽然这个时间不太理想<sup>①</sup>，还是有一部分学生选了我的课。这些学生非常支持我的教学工作。尽管我由于初次任教，教学中犯了不少错误，他们还是给予我很大支持和鼓励。其二，法学院年长资深的教授们——我以前的老师，几年前我还就读于他们门下，对他们怀有敬畏的心情，他们对我也十分友好，使我工作很愉快。

在这愉快的环境中，仅有一件事让我失望。我之所以选择教师职业，而没有选择律师职业，原因之一是想广泛结识各个学科领域的学者。我曾想像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与刚从奇异的发掘地归来的考古学家和头脑中充满着其他星球生命模式的天文学家共进午餐。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法学院与大学的其它部分似乎被一条巨大的鸿沟隔绝。

有一段时间，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邀请我和他的同事们一起玩扑克牌，地点在本科学生宿舍楼一间烟雾腾腾的地下室，每周一次。在这段很短的时间内，我以为我找到了通往哈佛校园的桥梁。然而，输过两次以后，我不得不得出结论：在赌桌上与大学其他学者交往，我实在陪不起。由于这样或

---

<sup>①</sup> 美国大学生晚睡晚起，故排在上午九时的课不理想。

那样的原因，我始终没有实现与其它学科领域的学者交往的愿望。

那时，我还不知道哲学家们带有嘲讽口气的忠告：少年立志要谨慎，因为中年要实现抱负。当时虽然我渴望与校园里其他思维活跃、头脑敏捷的学者有更多的接触，参与更多的智力活动，但我从未想像我的这个愿望多大程度上会成为现实。

许多年以后，我认识到现代大学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学术机构，要努力赶上哈佛校园每一前进的步伐是不可能的。克拉克·克尔曾经说，现代大学应该称为巨型大学，因为它们的教学计划和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得令人眼花缭乱。毫无疑问，克尔在这点上是正确的。过去几年，我的哈佛大学的同事们做了许多事情，他们帮助印度尼西亚拟定税务法典；为医学院设计新的教学计划；为新近当选的国会议员举办高级讨论班；他们在日内瓦进行的研究甚至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还给哈佛校园周围的高中学生讲授物理；向州的领导人做国际和国内的时事报告；他们还为耶路撒冷设计了一个主要建筑工程，并出版了几百部书，举行了几千次学术报告，培养出几万名毕业生。

本书要讨论的是上述各种学校活动中的最后一个活动——培养学生。我们的大学把学生培养得如何，怎样才能培养得更好，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研究型大学招收了很多最有天赋的高中毕业生。这些大学的各专业学院吸引了全部最有才华的本科毕业生。这些年轻人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在大学所学的知识对国家、对人民都有重要意义。

大学校长们总是在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公众很少有人反驳他们。然而这种一致并非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意见完全相

同。因为对教育的重要性提出异议无异于对母亲和家庭提出批评一样，所以谁也不会这样做。但许多人认为：天生的才能比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更重要；学生时期没学到的东西，可在以后的工作中学到或通过自学来获得；大学的功能除了给学生提供足够的教育外，更重要的是招收人才，给人才分类，鉴别人才，从而使各研究生院、专业学院乃至最终使各行业的雇主更容易地发现这些人才。教育方面这种观点说明了为什么公司负责招聘的人员很少过问学校的管理质量，但他们却十分注意经常访问那些能吸引最聪明的学生的大学的原因。这也有助于解释这个现象：法律教师花许多时间给考试评分，给学生排队，却很少给学生反馈信息去帮助学生学得更好。还解释了为什么名牌大学注重学生的入学能力测验成绩和其它智力成绩，但很少提及学生入学后实际学到哪些知识的原因。

事实上，无人知道也很难知道学生在大学究竟学到多少知识。最近一些认知心理学家正在探索这个问题。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令人鼓舞。例如，康尔特·费希尔和谢里尔·肯尼的研究称：

虽然在任何发展阶段要想取得最满意的效果，都需要环境的支持，但看起来环境的支持在抽象的最高阶段尤为重要。教育机构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很可能是对抽象的高级阶段提供必要的支持。的确，没有中学和大学这些教育机构所提供的环境支持，人们就几乎没有能力持续发展和运用高水平的智能。

这些发现虽然很有趣，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大学教育的全部作用在很长的时间内可能还无法了解。即使我们对这个问题不十分明确，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减少在改进我们教

育计划方面所做的努力。就象许多政策问题一样，我们认为教育重要，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主观判断而不是依靠已知事实，这些主观判断是在权衡有关各方面利益的基础上做出的。

认为教育很重要有许多理由。其一是许多工作出现了愈来愈难解决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知识才能解决。例如：医疗卫生方面，医生需要掌握越来越复杂的诊断方法并且要应付曾被上一代人忽略的医疗费用、医疗道德和病人心理等方面的棘手问题；企业管理人员遇到来自国外企业的激烈竞争问题，需要处理生产线和生产管理方法上更加复杂的科学和技术问题，还有不断增加的政府和社会方面要求帮助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的压力；政府官员面对更大的挑战：他们管理的国家机构变得如此庞大臃肿，要解决的问题又变得这样复杂。随着许多行业对工作的要求不断提高，如果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受到的教育很差，付出的代价就会增大。

其二是人们需要了解的信息在迅速增长。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信息的飞速增长，要求大学培养的学生对知识不能死记硬背，而应该掌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终生学习的习惯。要达到这个目标，大学教育的质量就显得更加重要。一般来说，在自己原有的知识结构上吸收新知识比较容易，而学会解决问题或掌握新的思维模式却困难得多。因此，正式教育对我们来说变得更加重要，缺少教育的恶果将比以前更加严重。

其三是来自国外的竞争愈来愈激烈，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竞争。这些竞争使公众进一步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因而支持提高教育质量。因为我们的劳动力价格很高，我们的资源有限，我们的原材料供应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所以，美国将不得不越来越依靠智慧来生存。国家的繁荣取决于美国人民发展新思想的能力，应用先进技术的能力，开发新产品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否则，美国就会萧条和衰落。在国家的资源中，受过专业训练的、具有改革和创造精神的人才是最重要的财富。由于大学负有培养这些人才的主要社会责任，大学教育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美国的教育和美国的政治制度息息相关。在我们这个民主国家，政治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质量取决于有知识的选民。当今美国社会问题错综复杂，美国政府在国内外面临许多问题，负有很大责任。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教育质量很差，国民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国家面临的危险就会比以往更大。

大学教育的重要性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大学教育本身是很重要的。大学不仅如前所述为了社会的需要和学生本身就业的需要而想方设法提高教学质量，而且为了本身生存和发展也必须不断进行革新。献身教育事业是教授、院长和校长们的历史使命和职责。这些教育家尊重知识，立志终生学习，献身学术事业，抱有促进大学教育发展的强烈愿望。这种强烈愿望，激励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做好教学工作。作为学术领域的专业人员，他们感谢那些付给他们工资因而使他们能够专心从事学术事业的人们。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对大学教育充满信心。这种信心，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深思熟虑，建立在周密思考基础上的信心。这些人之所以选择教育作为终身职业，正如英格院长所说的，这种选择是“崇高的选择”。如果教育家们必须回答下面几个问题，即要求青年学生们掌握重要的思想，要求他们学会评价重要文学著作，以及要求他们掌握精确推理方法，是否是至关重要的，答案就应该是肯定的。

我们的大学教育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多次改革。下  
教职员们在教学方面实行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探索，  
包括试验性的课程，新的教学方法，以及吸引新生班级的尝  
试。高等教育刊物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讨论，内容包括自行  
制定学习进度，计算机辅助教学，核心课程，以及扩大的传  
方式为大龄学生开设的教学计划。对于这些试验，哪些能  
巩固下来，哪些会被淘汰，再过一二十年才会知道。但有一  
点是清楚的，即对这些试验作出的选择，其结果将对大学  
教育的未来产生很大的影响。

本书的许多章节将探索大学如何改革，如何根据外部的  
环境和社会需要来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本书对这些问  
题的讨论，对研究美国大学的现状是有益的。我们知道，对  
社会需求能够不断做出迅速反应是我们高等教育制度最突出  
的特点。这个特点区别于其它国家的高等教育。本书将通过  
回顾美国大学过去对社会需求所做出的反应，帮助读者理解  
我们的大学是如何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本书还引导读者  
注意我们这个变化中的社会的新的需求，同时展望大学未来  
发展的前景。

在描述我们的大学如何演进时，我特别指出大学受工业  
社会竞争的刺激的影响很大。同时，我还要指出，在教育方  
面，竞争的本质和结果与其它领域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为了  
说明这些问题，我作了这样的安排：先从大学的核心——文理  
科学院开始，再转到专业学院，特别是法学院、商学院和医学  
院，接下来探讨目前高等教育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一是高  
技术在教学上的应用不断增加；二是教学方法不断改进，不  
断发展更完善的教学方法来培养将来担任公职的学生；三是  
社会上许多职业领域对就业者的职业继续教育越来越感兴

趣。在本书末尾，我给大学工作做了结论，并提出大学将来如何发展，如何更好地为学生服务，如何对整个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等一些建议。

# 目 录

## 序

|     |               |         |
|-----|---------------|---------|
| 第一章 | 美国高等教育制度..... | ( 1 )   |
| 第二章 | 本科教育.....     | ( 25 )  |
| 第三章 | 专业研究生院.....   | ( 59 )  |
| 第四章 | 高等教育的新发展..... | ( 93 )  |
| 第五章 | 变革的前景.....    | ( 131 ) |

## 第一章 美国高等教育制度

我刚刚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校长，一位哈佛校友就邀请我和他的一位相识——一位年长的先生谈话。这位先生在商业界颇有名气，以善于组织管理大机构而著称。对于当时谈话的细节我已记不清楚，只记得这位先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请记住，你对于哈佛最富创造性的想法将会在你正式就职开始履行校长职责以前的几个月内产生。”

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和那位老先生谈话之前，我曾指望能有一段时间到哈佛几个专业学院的校园里转一转，认识一些教职员，并着手任命一些主要助手。谈话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事先心中有数，否则，一旦上任，我就会手忙脚乱，工作没有头绪，在任期内忙忙碌碌，无所作为。

时间一天天过去，一个又一个机会从我身边溜过，任何好主意好想法都没有产生，我真感到焦急。我开始纳闷，我的前任们在上任之前这段时间做了些什么。通过调查，我发现查尔斯·埃利奥特<sup>①</sup>在被选作校长前，刚刚失去妻子。据传记记载，埃利奥特结束了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教学工作以后，在栗树山他的家里过暑假，同时起草就职演说。“工作是躲避悲哀的避难所，他日夜工作。”我想，这种方式对我来说，未免有点太惨。

埃利奥特的继承人劳伦斯·洛厄尔，多年来在教务会

---

<sup>①</sup> 1869—1909年任哈佛校长。

上一直是埃利奥特的对立面。在被选为校长以前，他的大部分想法都已成熟。被正式任命为校长以后，他也像埃利奥特一样继续教学。洛厄尔对担任校长职务热情很高，被任命后没有等到秋季学期开始，就上任工作，洛厄尔的做法，也不是我要仿效的榜样。

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sup>①</sup>的准备方式完全不同。科南特的做法出人意料。因为科南特从前在德国学习过一段时间，所以他决定回到欧洲呆几个星期，漫游英国大学，通过参观访问，找人谈话，激发灵感，产生治学的好主意。

我认为科南特先生的做法最有趣。然而，我认识到过去四十年已时过境迁，变化很大。尽管我对欧洲抱有好感——上大学期间，我曾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去欧洲学习，在那里我遇到我现在的妻子并和她结婚——可目前我一点也不想去欧洲。当然，如果我去欧洲，旅途一定很愉快，一定会遇到许多著名的学者，一定会有许多愉快的会晤，但我感到去欧洲旅行肯定不会使我产生治学所需要的好主意。

为什么我不再对欧洲的大学感兴趣，为什么欧洲的大学不再是美国效法的榜样？我一时也说不出道理，不过，我对欧洲有这样的印象：战后欧洲大学很少有引人注目的改革，因而发展缓慢。12年以后，当我在柏林出席欧洲大学校长会议时，脑子里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我想把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和欧洲的教育制度作一比较。

---

① 1933—1953年哈佛校长，1955年任美国首任驻西德大使，1957年以后从事中学教育研究工作。

## 美国制度的显著特点

科南特校长就任之前的欧洲之行的做法是传统的做法。历史上，美国建国以来，由于文化传统源于欧洲，所以在教育方面一直向欧洲学习。远在殖民时代美洲大陆上就流行着英国的教育观念：学校应当有居住环境，不仅开发智力，而且发展性格。美国的文科教育就是在这样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世纪又传来了德国式的建立研究型的教师队伍的教育思想。这种教育思想对美国后来的研究生院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除了来自国外的办学思想开阔我们的视野外，美国大学在发展中同样受到国内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些影响绝大部分深深扎根于当地文化的价值观念，最主要的是不信任政府以及持久的竞争意识。这些价值观念促使美国大学逐渐形成不同于欧洲大学的特点。

### 特点之一——自治

美国大学突出的特点之一是享有显著的不受政府控制的自由。在美国，任何团体和组织都能建立私立学院或大学。19世纪正是由于这种自由，许多宗教派别和地方组织纷纷建立学院，短时间内就建立了几百所学院。到1910年，美国已拥有差不多1,000所学院和大学，在校学生达33万之多。而同一年，法国只有16所大学，4万名大学生。随着时间的流逝，建立新校的势头方兴未艾，从1960年到1980年，20年时间，四年制本科院校的数目，从1451所增加到1810所。

已经受到社会承认的学院和大学，无论公立或私立，都有权不经政府审查自行任命教授。私立院校有权自由挑选学生，公立院校也一样（至少在其研究生院或专业学院是这样）。学院可以自行决定所开设的课程（对专业院校来说所开课程也有点范围限制。这个范围是签发许可证和鉴定学校质量的机构为职业制定的最低标准）。私立大学有权自行分配经费，公立院校也有很大权利分配从州立法机关拨来的款项。所有的大学都有权从不同的渠道筹集经费——这些经费包括学费、州政府拨款、公司捐赠、私人捐款、基金转让、联邦机构奖励等。在筹集经费方面，公立和私立院校的差别不断缩小；许多私立院校现在也接受州政府资助，而公立院校也增加学费并积极谋求私人赠款。

美国高等院校的上述特点与欧洲有很大区别。以西德为例，实际上全部西德大学都是由政府批准建立的国立大学，几乎全部经费都来自各种国家渠道。国家保证每个通过高级中学毕业考试的高中毕业生都能被录取（虽然在某些专业领域，象医学等专业由政府制定限额）。如果报考某一所学院的学生太多，由政府决定谁能入学，其余的录取到其它大学。学术团体可以推荐教师任命名单，但最后的批准权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有权否定大学的决定。行政当局有时因政治原因否定对教授的任命。在经费分配方面，由政府官员和大学代表讨论决定给每所大学拨多少款项，以及如何分配这些经费。甚至教职员的工资也是通过教授个人和政府官员直接谈判来决定。只是在所设课程和授课内容上学校和教授才有自主权（而这个自主权在美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西德政府官员甚至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权力对教学施加影响，这些权力包括制定教学方针，控制学生毕业考试（这种毕业考试关

系到学生将来的就业问题)等等。在学校管理方面,西德政府官员对学校许多行政管理事务负有责任,而美国大学则通常自行处理这些行政事务。美国教授通过与院长和校长对话解决工作条件、决定学术方针;西德大学传统上缺乏强有力的校内行政管理,教授们在许多事务上直接与政府谈判。

在法国,“国家控制的影响在最小的行政细节上都能感觉到。这包括预算资料、设备、房地产、教学人员以及对文凭的认可。”只有英国的大学传统上享有和美国相似的自治权,学校事务靠校内行政管理。但美国和英国在学校管理上,有许多不同。在英国,政府已成为高等教育主要财政来源,因此,政府官员凭借这个条件,运用超过他们应有的权力控制大学的发展。最近在大学拨款委员会(给大学拨款的主要机构),有迹象表明政府对大学增加了许多压力。以前这个委员会给每所大学都是一次总拨款。然而,60年代中期,政府把这个委员会从财政部划归教育和科学部,这就使得教育和科学部能够通过安排学术计划来决定大学的优先发展顺序。到1985年,官方通过有选择地资助研究项目,公开运用财政杠杆来实现国家目标。

在美国,政府的影响毫无疑问地在增长。州行政系统及平行机构对学校的权力比以前增大了。联邦政府规定禁止所有大学在招收学生和聘请教职员中歧视性别、种族、年龄、宗教或民族出身。华盛顿也取得了给科研拨款的支配权,联邦政府的官员可以极大地影响学校的科研方向。即使如此,由于美国大学有很强的独立性,它们除科研以外绝大多数教学活动的经费来源多样化,而且宪法保护言论自由,诸多因素结合起来使美国大学享有的自由比世界上任何主要国家的大学都要多。